

《五人义》

(一名:《看看苏州人》; 一名:《倒精忠》)

主要角色

颜佩韦: 净
 周文元: 武丑
 王节: 丑生
 刘羽仪: 丑生
 周顺昌: 末
 大校尉: 净
 二校尉: 副净
 知府: 外
 县令: 末
 旗牌: 丑

情节

明天启时，阉寺魏忠贤，弄权误国，作威作福，残害忠良，居官者若非魏之私人，非但功名不能保，即性命亦岌岌可危，所以奔走门下者，不可胜数。苏州周顺昌，曾官吏部，守正不阿，不肯随声附和。魏阉遂啣恨而深嫉之。周顺昌告休在家，为邻里乡党所尊敬。魏阉矫诏逮捕，校尉到门，苏人大哗。有颜佩韦、马杰、沈杨、周文元、杨念如五人，激于义愤，鸣锣号召，聚集数千人，执香环求巡抚毛一鹭，专摺奏闻，为周顺昌开脱。不料毛一鹭实魏阉之私人，认魏阉为假父者，佯为允许，先用好言抚慰。周顺昌闻有诏旨，亲诣抚署投案。毛一鹭加以镣铐，即日起解。众愤无可泄，争起攘夺。校尉均被痛殴，且挖去眼目。毛一鹭见事急，匿身溷厕中而免。颜佩韦等又以校尉坐船，焚之于虎邱山塘。校尉潜逃至京，诉诸魏阉，魏阉大怒，用兵力擒五人杀之。周顺昌仍入狱庾死。后崇祯嗣位，魏阉势败，投缢道左。吴中士大夫，请于当道，即废魏阉之生祠，为五人葬墓，丰碑屹立，香火迄今弗衰。过五人墓者，无不肃然敬慕焉。

注释

析老述考，不得不叙始终本末，剧本仅至挖去眼目为止，编排者实有深意存焉。盖五人之义气，高薄云天，若演至终场，势必斩首市曹，使观剧诸君，为之鼻酸心测，反失兴会。割去后文，正是恰好地步。

根据《戏考》第十八册整理

【第一场】

颜佩韦 (内白) 吓哈。
 (颜佩韦上。)
 颜佩韦 (念)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此君，谁有不平事。
 (白) 俺，颜佩韦。一生落魄，半世粗豪，不读诗书，自守孩提真性，略知礼义，恼厌学究斯文，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片言不合，哪肯佛眼相看。恨的是不忠不孝，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敬的是有仁有义，有些肝胆便投机。前日在李王庙前，听说岳传，说到童贯杀害忠良，只气得俺头上火星乱迸。俺就打，打得那说书先生，抱头鼠窜而去，因此结下沈扬、马杰、杨念如、周文元，四个好朋友，倒也情投意合，这且不言。闻听人言，京 came 来了许多校尉，要拿什么乡宦，我想苏州城几家乡宦，俱是好乡宦，岂能教他们拿去，待俺到街坊打听打听。呀，来此已是上塘街了。
 (斗鹤鹑) 俺生平心性痴呆，
 一味壮肝肠，可也慷慨，
 不贪着，过斗钱财，
 也不恋，如花女色。
 (杨念如上。)
 杨念如 (白) 启大哥：今有京都，差来许多校尉，要拿周乡宦周大老爷，进京问罪。众兄弟均在西察院前等候。

颜佩韦 (白) 敢是那周顺昌，周大老爷？
 杨念如 (白) 正是。
 颜佩韦 (白) 想那周乡宦，乃是一家好乡宦，怎能叫他们拿去。贤弟先请，愚兄随后就来。
 杨念如 (白) 遵命。
 (杨念如下。)
 颜佩韦 (斗鹤鹑) 单则是，见弱个兴怀，
 猛可的逢凶作怪，
 遇着这狼狽豺豕胎。
 凭着俺，掣电轰雷，
 俺只索，翻江也蹈海。
 (小沙弥上，敲梆。)
 小沙弥 (白) 原来是颜大爷。
 颜佩韦 (白) 小和尚，你敲梆则甚？
 小沙弥 (白) 今有京都来了许多校尉，要拿周乡宦进京。我奉了师父之命，敲梆聚众，要保留周大老爷不进京才好。
 颜佩韦 (白) 就烦你去到枫桥、寒山寺、削箭墩，闯门胥门，东西两岸，南北二码头，邀请我那些朋友，快快进城，到西察院聚议此事。
 小沙弥 (白) 遵命。
 (小沙弥下。)
 颜佩韦 (斗鹤鹑) 俺听得，清官被逮，
 多应是阉党私差。
 (颜佩韦下。)

【第二场】

(王节、刘羽仪同上。)
 王节 (念) 苏州城内闹嚷嚷，
 刘羽仪 (念) 要拿乡宦周顺昌。
 王节 (念) 约同两学三朋四党，
 刘羽仪 (念) 商量共具保留状。
 王节 (白) 小生，王节。
 刘羽仪 (白) 小生，刘羽仪。
 王节 (白) 请了。
 刘羽仪 (白) 请了。
 王节 (白) 吓，刘兄，想那周老先生，无辜被逮，驾贴已到，在西察院开读。我辈尽怀公愤，快进城去，商量一万全之策才好。
 刘羽仪 (白) 言之有理。就此前去。
 (颜佩韦引众英雄同上。)
 颜佩韦 (白) 原来是二位相公。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原来是颜大爷。诸位。
 颜佩韦 (白) 二位相公来得正好，周吏部无辜被逮，众百姓俱抱不平。我等皆是粗卤之人，言语莽撞，二位相公，又是周大老爷的好朋友，大家要画一个计策出来，救他才好。
 (周文元持香上。)
 周文元 (白) 散香吓，散香大家一同去见官府。
 颜佩韦 (白) 好，此番前去，务要叫他放了周大老爷。
 众人 (同白) 他若是不放呢？
 颜佩韦 (白) 他若是不放，俺苏州城就一窝蜂，烈烈轰轰大闹一场。
 周文元 (白) 此番前去，谁也不许缩头缩脑。谁要是缩头缩脑，就是个净子儿王八蛋的。
 众人 (同白) 大家要协力同心便了。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列位不可造次。我们急急的进城，拉了两学的朋友，写一张辩呈，同列位去求

毛抚台，求他出奏保留，方是正理。

周文元（白）想那毛一鹭，乃是魏太监的干儿子，此番来拿周乡宦，就是他的线索。我说二位，这个主意，可是馊啦。

王节、
刘羽仪（同白）如今便怎么样呢？
周文元（白）二位同我一齐前往便了。
(众人同下。)

颜佩韦（缕缕金）嗔魏贼，似豺狼，
排陷东林党绝根芽，
又逮周铨部。

(周文元上。)

周文元（白）大哥，众家兄弟，俱在西察院等候。你一个人，怎么还在这里唱有味的昆腔？
颜佩韦（白）愚兄来了。
(缕缕金)忠良遭害，胶庠公愤。
没安排，频将泪儿淋，频将这泪儿淋。

周文元（白）你快走吓。
颜佩韦（白）来了。
(颜佩韦、周文元同下。)

【第三场】

(差役上。)

差役（念）苦差各县有，惟我独承当。
(白)我苏州城办差人便是。只因京中来了许多校尉，命我办差伺候。只是他们说话，我不懂得一句，我说话，他们也不懂，一说就要打，真真苦不可言。远远望见，他们来哉。

(四校尉同上，大校尉上。)

大校尉（念）驾上差来天也塌，推说穷官没钱花。恼得咱家火性发，麻拉撒，拿到京中活打杀。

(二校尉上。)

二校尉（念）久惯拿人手段滑，这番苦差差了咱。自己的干儿没法，麻里一个撒，一把松香，便决撒。

大校尉（白）李老爷。
二校尉（白）张老爷。请坐。
大校尉（白）请坐。吓李老爷，想你我由京都到此，到有三千七百里的路程，怎么那毛一鹭，将我们冷在这里，连个下尘都无有。

二校尉（白）少不得要着人前去问他。
大校尉（白）好，唤办差人。
众人（同白）办差人走上。

(差役上。)

差役（白）叩见二位大老爷。
大校尉（白）来，与我打出去。

(众人同打差役。)

差役（白）一进门来，就是打，也不知道为的甚个事体。待我来问问看。
喂！
小校尉（白）做什么？
差役（白）我一进门来，才说了一句话，为何就打起来哉。
小校尉（白）多因你不会讲话。
差役（白）但不知是怎样的讲法？
小校尉（白）你看上面那二位。你须要称他是大咱们。
差役（白）这两旁的呢？
小校尉（白）这是中咱们。
差役（白）你呢？

小校尉 (白) 我是小咱们。
 差役 (白) 你是小咱们，我是什么？
 小校尉 (白) 你是个杂种禽的。
 差役 (白) 这是什么话！
 小校尉 (白) 你也算是个小咱们罢了。
 差役 (白) 多谢了，如此待我进去。
 办差人小咱们，叩见大咱们。
 大校尉 (白) 李老爷，他们也会说咱们了。
 差役 (白) 启禀大咱们：今有大咱们的中咱们，唤小咱们，前来伺候大咱们，不知大咱们可有什么话吩咐小咱们，小咱们无不从命。
 大校尉 (白) 你对那毛一鹭言讲，俺到此地，已是三千七百里的路程。怎么连个礼物，都没有么。快去快去。
 差役 (白) 晓得哉。
 (差役下。)
 大校尉 (白) 李老爷，你我去到后面饮酒便了。
 (众人同下。)

【第四场】

(知府上。)
 知府 (唱) 民愤急呼辕下，
 泪飞血染尘沙。
 (颜佩韦、沈扬、马杰、杨念如、周文元、王节、刘羽仪手举香同上，转场，同下。县令上。)
 县令 (唱) 上司自有公平论，
 且从容莫用喧哗。
 (白) 老大人，众百姓哀声号哭，填满街巷，却怎么处？
 知府 (白) 足见周老爷平日深得民心，所以如此，贵县前去吩咐，士民中有老成者，唤一二人前来讲活。
 县令 (白) 本府大人有命，士民中有老成者，来一二人，前来讲活。
 (颜佩韦领沈扬、马杰、杨念如、周文元、王节、刘羽仪同上。)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生员等叩见老公祖。只因周铨部，居官侃侃，居乡表表，猝遭奇冤，百姓怨恨，要求老公祖主持公道，以安民心。
 颜佩韦 (白) 你看他们还是这样文绉绉的。
 周文元 (白) 大哥你上去说几句听听。
 颜佩韦 (白) 二位青天大人，我想那周乡宦，乃是好乡宦。
 周文元 (白) 好。大哥你往下说。
 颜佩韦 (白) 倘被他们拿去，岂不是伤了天理。
 周文元 (白) 对呀。往下说。
 颜佩韦 (白) 再往下说吗？
 周文元 (白) 往下说呀。
 颜佩韦 (白) 二位大人，我想周乡宦，乃是好乡宦。若被他们拿去，岂不伤了天理。
 周文元 (白) 怎么死胡同，又回来啦。我说大哥，你往日说话，干板夺字，一字一板，今天为什么葡萄拌豆腐，一都鲁一块，你是怎么啦？
 颜佩韦 (白)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啦。
 周文元 (白) 你起开，听兄弟道白两句。
 二位青天大人吓，我想那周乡宦，乃是位好乡宦，要是真圣旨，我等也不敢不服。想那毛一鹭，乃是魏忠贤的干儿子，此乃是他假传圣旨，屈害忠良，其实满城的百姓不服，就是将苏州城的百姓，杀个一干二净，我等也不能放周老爷走。
 我说大哥，你听这话，是得要这么说。
 知府 (白) 这桩事，非府县所能主张。少刻抚台毛大人到了，你等齐声哀求，本府与吴县，自当竭力周旋。

(四皂役、毛一鹭同上。众人同打。)

毛一鹭 (白) 反了吓，反了！

知府、
县令 (同白) 大人请息怒，周乡宦深得民心，也是他平日正气所感，尚有一线生路，还望老大人挽回。

毛一鹭 (白) 逆党聚众，抗提钦犯，叛逆显然，这有什么挽回！

知府 (白) 只是外面人情汹汹，还求老大人一言抚慰才是。

毛一鹭 (白) 也罢，叫众百姓，且自散去，要保周宦，且具一公禀上来。

知府 (白) 遵命。
众百姓听者：毛大人有命，叫尔等且自散去，显具一公禀呈上来，也好保留周大老爷。

(众人各持保状同上，知府接，众人同下，知府呈状纸。)

毛一鹭 (白) 哪里看得了这样许多，你等且各退下。
(知府、县令同下。)

毛一鹭 (白) 待我去看看钦差。
张、李二位老爷有请。

(众校尉、大校尉、二校尉同上。)

大校尉、
二校尉 (同白) 毛老爷，我们来了多日，一路辛苦，这花费在哪里？

毛一鹭 (白) 下官已备下黄金千两，彩缎百缎。烦求二位到京，见了我那干父——

大校尉、
二校尉 (同白) 喂。

毛一鹭 (白) 要多多的拜上才好。

大校尉、
二校尉 (同白) 那个自然。

毛一鹭 (白) 请二位后堂饮酒。

(众校尉、大校尉、二校尉同下。)

毛一鹭 (白) 旗牌哪里？
(旗牌上，醉。)

旗牌 (白) 做什么事？

毛一鹭 (白) 现有令箭一支，速将周顺昌提来问罪。

旗牌 (白) 拿过来罢。
(毛一鹭下，旗牌随下。)

【第五场】

(周顺昌上。)

周顺昌 (念) 平生尽忠孝，今日受风波。
(颜佩韦领沈扬、马杰、杨念如、周文元、王节、刘羽仪同上。)

颜佩韦 (白) 周老爷，我等已禀过都堂，出疏保留了。

周顺昌 (白) 多蒙诸位过爱，多谢盛情。
(旗牌上。)

旗牌 (白) 都老爷吩咐，传周老爷到西察院商议。

颜佩韦 (白) 此是士民公举，何必周老爷亲自前去。

周顺昌 (白) 列位，有道是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况我周顺昌乎。
(唱) 打成草稿在唇牙，
指佞庭前辱骂。
垒成满腹东林话，
苦争着正人声价。
姑苏志休敢谬夸，
我只是完臣节，死无差。

周文元 (白) 周老爷一定要去。
旗牌，这是囫囵囫一位周老爷，交给你，若是少了一根毫毛，我就要你的脑

袋使用。

大哥，咱们随同他们，齐到西察院便了。

(旗牌引周顺昌同下。众人同听。)

毛一鹭 (内白) 上了刑具。

周文元 (白) 怎么上了刑具了，我们一齐打进去。

(众校尉同上。)

大校尉 (白) 呔，你等闯入察院，敢抢钦犯么！你叫什么名字？

颜佩韦 (白) 俺乃苏州城第一条好汉颜佩韦。小子，你接嘴巴罢！

(颜佩韦打。)

二校尉 (白) 你何人，擅敢殴打钦差！

周文元 (白) 我就是十三太保，小青龙，周老叔，周文元，一个羊头撞两个，你看羊头罢！

(周文元撞，众人同起打，众人拉下。小校尉、周文元同打，周文元脱小校尉靴，小校尉蹲。)

周文元 (白) 我看你靡有靴子，怎么打架。

(小校尉从衣中取出鞋。)

小校尉 (白) 老爷知道今天要打架，带了鞋来啦。

周文元 (白) 好，你起来打。

小校尉 (白) 你等着。

周文元 (白) 我给你吊个坎，你可懂得？

小校尉 (白) 你说罢。

周文元 (白) 子孙娘娘下厨房——

小校尉 (白) 此话怎么讲？

周文元 (白) 是要奏活孩子。

小校尉 (白) 老爷也有一个坎儿，你可懂得？

周文元 (白) 你说罢。

小校尉 (白) 是地葫芦——我不搭架。

周文元 (白) 你既不打架，你可就走不了了。

小校尉 (白) 老爷今天不走啦。

周文元 (白) 这小子，倒是个滚刀筋。

(小校尉起。)

小校尉 (白) 我说你能同我一般见识做什么，你把我好有一比。

周文元 (白) 比作何来。

小校尉 (白) 只当我是你一个屁，你把我给放了，就完了。

周文元 (白) 这也不难，你对着我脚尖，磕三个头，叫我三声老叔，你就滚球蛋。

小校尉 (白) 叫我与你磕头？

周文元 (白) 磕头。

小校尉 (白) 磕头，咱们就磕头。

周文元 (白) 磕罢。

(小校尉磕头。)

小校尉 (白) 一个啦。两个啦。三个啦。

周文元 (白) 你叫。

小校尉 (白) 叫，老叔，老叔，老叔。

周文元 (白) 滚罢！

(小校尉下。)

周文元 (白) 这样的菜包子，竟敢前来拿人。

(小校尉暗上。)

周文元 (白) 也不打听打听，有我们弟兄们在这儿，你们能拿得了去么！

(小校尉背捉周文元，周文元回身打，小校尉下，周文元追下。)

【第六场】

(大校尉上，颜佩韦追上，打，捉大校尉膀。)

颜佩韦 (白) 狗日的，好大一双眼睛，待我与他剜出来！

(颜佩韦剜眼，大校尉倒卧。)

颜佩韦 (白) 待我吃了罢!

(二校尉上, 颜佩韦打, 二校尉下, 颜佩韦追下。大校尉起, 翻跟头。众人持棒同上。)

颜佩韦 (白) 你等与我打呀!

(众人同打大校尉, 大校尉滚。)

众人 (同白) 启爷: 打死了。

颜佩韦 (白) 打死了, 往后打!

(众人同下。二校尉引众校尉同上, 群场起打。二校尉死, 众人同下。)

(完)